

The Signifying Monkey:
A Theory of African-American
Literary Criticism

意指的猴子

一个非裔美国文学批评理论

〔美〕小亨利·路易斯·盖茨 著
王元陆 译

黑人传统在其内部铭写着阅读自身的原则。我们的传统在自我反思方面出类拔萃，它对自身的历史，对自己的经典文本的共在性（simultaneity）有非同寻常的自觉意识。那些文本往往被当成了非裔美国人社会状况的文字表现。因为黑人的大流散（diaspora）经历，我们就必须将包含连贯体系痕迹的碎片重新组合到一起。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意指的猴子：一个非裔美国 文学批评理论

[美]小亨利·路易斯·盖茨 著
王元陆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 - 2010 - 530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意指的猴子:一个非裔美国文学批评理论/(美)盖茨著;王元陆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

(未名译库 未名·前沿)

ISBN 978 - 7 - 301 - 17960 - 4

I. ①意… II. ①盖… ②王… III. ①文学批评 - 文学理论 - 美国
IV. ①I71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数字(2010)第 203825 号

Copyright © 1988 by Henry Louis Gates, Jr.

THE SIGNIFYING MONKEY: A THEORY OF AFRICAN-AMERICAN LITERARY CRITICISM, First edition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1988.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书 名: 意指的猴子:一个非裔美国文学批评理论

著作责任者: [美]小亨利·路易斯·盖茨 著 王元陆 译

责任编辑: 梁 雪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301 - 17960 - 4/I · 2271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4149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965 毫米 × 1300 毫米 16 开本 22 印张 407 千字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 - 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未名译库》出版前言



百年来,被誉为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与中国的科学教育和学术文化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北大深厚的文化积淀、严谨的学术传统、宽松的治学环境、广泛的国际交往,造就了一代又一代蜚声中外的知名学者、教授。他们坚守学术文化阵地,在各自从事的领域里,写下了一批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著作。同样,北大的学者们在翻译外国学术文化方面也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1898年6月,早在京师大学堂筹办时,总理衙门奏拟的《京师大学堂章程》第五节中就明确提出“开设编译局,……局中集中中西通才,专司纂译”。1902年1月,光绪发出上谕,将成立于1862年,原隶属于外务部的同文馆,归并大学堂。同年4月,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奏请光绪,“推荐精通西文,中学尤有根底”的直隶候补道严复,充任译书局总办,同时又委任林纾为译书局笔述。也在这一年,京师大学堂成立了编书处,任命李希圣为编书处总纂。译书局、编书处的成立和同文馆的并入,是北京大学全面翻译外国图书和从事出版活动的开始,也是中国大学出版活动的开始。1902年,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创设之年。

辛亥革命以前,京师大学堂就翻译和出版过不少外国的教科书和西学方面的图书。这批图书,成为当时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重要参考书。从严复到蔡元培、蒋梦麟、胡适等校长执掌北大期间,北大更是以空前的热忱翻译了大量的外国作品。二三十年代,当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名著丛书及万有文库中的许多译者来自北大。一百年来,在北大任教过的严复、林纾、蔡元培、鲁迅、周作人、杨昌济、林语堂、梁实秋、梁宗岱、朱光潜、冯至、曹靖华、金克木、马坚、贺麟、洪谦、宗白华、周一良、齐思和、唐钺、刘振赢、赵萝蕤、杨周翰、郭麟阁、闻家驊、罗大同、田德望、吴达元、高名凯、王力、袁家骅、岑麒祥等老一辈学者,以及仍在北大任教的季羨林、杨业治、魏荒弩、周辅成、许渊冲、颜保、张世英、蔡鸿滨、厉

以宁、朱龙华、张玉书、范大灿、王式仁、陶洁、顾蕴璞、罗芃、赵振江、赵德明、杜小真、申丹等老中青三代学者，在文学、哲学、历史、语言、心理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领域里，以扎实的外语功力、丰厚的学识、精彩的文笔译介出了一部又一部外国学术文化名著，在他们的译作中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振兴中华民族的责任和对科学文化的关怀，为我们民族不断地了解和吸收外国的先进文化架起了一座又一座的桥梁。

值此北大出版社建立 100 周年之际，我社决定推出大型丛书“未名译库”（Weiming Translation Library）。“译库”为大型的综合性文库。文库以学科门类系列及译丛两种形式出版。学科门类系列包括：哲学与宗教系列、文学与艺术系列、语言与文字系列、历史与考古系列、社会学与人类学系列、传播与文化系列、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系列、经济与管理系列等；译丛为主题性质的译作，较为灵活，我社即将推出的有“经济伦理学译丛”、“新叙事学理论译丛”、“心理学译丛”等等。“未名译库”为开放性文库。未名湖是北大秀丽风光的一个象征，同时也代表了北大“包容百川”的宽广胸襟。本丛书取名为“未名译库”，旨在继承北大五四以来“兼容并包”的学术文化传统。我们将在译库书目的选择和译者的遴选上（不分校内校外）体现这样一种传统。我们确信，即只有将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我们的头脑，才能够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我们将有计划地引进外国先进文化成果，组织翻译出版，为广大人民服务，为我国现代化的建设服务。

由于我们缺乏经验，在图书的选目与翻译上存在不少疏漏，希望海内外读书界、翻译界提出批评建议，使“未名译库”真正成为一座新世纪的“学术文化图书馆”。

《未名译库》编委会



献给莎伦·亚当斯

这种艺术形式中有一种固有的残酷的矛盾。因为真正的爵士乐是一种肯定个体的艺术：个体在集体内部，通过与集体的对抗而肯定自身。每个真正的爵士乐表演（和缺乏灵感的商业演出不同）都源于一种竞赛，在这种竞赛中，每个艺术家都向其他所有人发起了挑战，每个激情迸发的独奏或即兴演出（就如同画家的一系列油画一样）都标志着对艺术家自我身份的定义。也就是说，他既是一个个体，也是集体中的一员和传统的链条上的一环。因此，爵士乐的生命源于对传统素材无止境的即兴发挥，乐手即使找到了自我身份，也一定会失去它。

——拉尔夫·埃利森

即兴表演是黑人差异性的游戏。

——金伯利·W. 本斯顿

缓慢然而稳步地，在接下来的年月里，一种新的想象开始逐步替代有关政治权力的梦想。这是一种影响深远的变化，燃起另一种理想来引导那些盲目之人，用另一种夜间的火光之柱在乌云密布的白天之后来指引前进的道路。这就是关于“书本-学识”的理想；那种出于被强加的蒙昧而产生的好奇心——也就是有意去理解并检验白人神秘的学问的力量，以及对学习的渴望。通往迦南的羊肠小道在这儿似乎终于被发现了，它比黑人解放与法律的通衢大道更长，陡峭险峻、崎岖不平，但却不绕弯路，直通山顶，可以从那儿俯瞰人生。

* * *

想要成为学者的黑人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悖论：他的人民所需要的知识对他的白人邻居而言不过是个老生常谈，而对用于教授白人世界的知识，他的黑人民众却又摸不着头脑。他缺乏教化的黑人民众对和谐与美有种天生的热爱，并让他们歌之咏之，舞之蹈之；然而，在黑人艺术家的灵魂深处，黑人民众的这种行为带来的是困惑与怀疑，因为展示在他眼前的美是黑人种族的灵魂之美，但黑人种族又受到大量的白人观众的鄙视，而且他无法明确传达另一群人的信息。他试图满足两个不相容的理想，但他的双重目标均一无所得。对成千上万的黑人学者而言，这种挫折对他们的勇气、信仰以及行为都造成了令人痛惜的破坏，让他们跪拜在伪诸神之前，祈求虚假的救赎之道，并且有时候甚至似乎要让他们对自己感到羞耻。

——W. E. B. 杜波依斯

在我看来，只有傻瓜才会愿意让你用一种你自己都感到奇怪的方式说话。

——艾丽斯·沃克

代译序

小亨利·路易斯·盖茨1991年起在哈佛任职,是“W. E. B. 杜波依斯非洲及非裔美国研究中心”主任,1999年当选美国文理院院士。盖茨是《诺顿非裔美国文学选本》(1997)与《非洲大百科全书》(1999)此类文化工程书系的总主编,重要性自不待言。《意指的猴子》(1988年牛津大学出版社,翌年获“美国图书奖”)是影响最大的黑人文学批评理论著作之一,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内生于黑人文学阐释传统的方法论和视角。

对盖茨意指理论的述评不妨从一度引起轩然大波的“撞门门”开始。盖茨2009年夏天在访问中国回美国后因撞开了自家的门而引起了误会,并因为行为失范而被捕,而盖茨失范的重要证据就是当白人警察克劳利要求他出屋讲话的时候,盖茨说了句很不得体的话:“I'll speak with your mama outside!”这句话不得体就在于它并不是说“我要到门外和你妈妈讲话”,而是类似于汉语的“我到门外和你说个鸟蛋”这类粗话。这是黑人文化中典型的“你老妈玩笑”(your mama jokes),属于黑人民间文化的文字游戏“骂娘比赛”(play the dozens)。这种文字游戏和文学批评的相关性在于它对语言体系中的能指而不是所指的强调。盖茨在《意指的猴子》中通篇强调的正是黑人民众及作家对修辞性语言的使用。

在对美国黑人文学的批评中,历来存在诸多偏见及谬误,颇具代表性的有两种:“功能谬误”及“模仿谬误”。前者是说美国黑人文学常被批评家当成了社会学著作,被简化和降格为黑人的信仰习俗等社会学内容的素材;后者是说白人文化历来认为黑人长于模仿,而缺乏原创性。文学批评的共识是认为文学语言是高度修辞化的语言,并不直接指向外部世界,但别有意味的是,一旦碰到美国黑人文学,文学语言的特性似乎就失灵了。埃利森曾抱怨说,在美国黑人文学研究中,有社会学倾向的批评家将政治与意识形态凌驾于文学之上,他们宁可糟蹋一

部小说,也不会去改变先入为主的错误观念。^① 斯特普托也指出,对黑人作品过多的社会学关注导致公众和白人学术圈对黑人文学缺乏理解和尊重。^② 贝尔也对批评家将美国黑人小说的复杂性、模糊性尤其是创造性简化为社会的政治经济元素的做法非常不满。^③ 有些作家/批评家另辟蹊径,绕开了对美国黑人文学作品的社会功能及模仿性的争论。莫里森呼吁应该研究白人世界中长达400年之久的“非洲性”在场,她认为黑人的在场对美利坚民族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④ 沃克则表示她对白人文学与黑人文学之间的差异不感兴趣,因为在她看来,美国的白人与黑人作家说到底都是在书写同一个故事的不同侧面。^⑤ 当然更为极端的是曾风行一时的“黑人艺术运动”,它倡导“黑人性”、“非洲性”以及黑人种族的自豪感。但不管是对批评实践的不满,还是转移注意力的规避,或者是翻转白人逻辑去强调黑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所有这些做法都未从理论层面对美国黑人文学批评中存在的偏见及谬误做出真正有力量的回应。盖茨的意指理论就是朝此方向的努力。

盖茨说自己的文学批评是“要用当代的阅读理论一方面去阐释特定的黑人文本,而与此同时,还要将杰弗里·哈特曼所说的‘艺术形式及其历史意识形式’联系起来,用以定义美国黑人文学传统的确切结构”^⑥。盖茨的前一种批评实践显然就是当代修正主义者使用的方法。但如果欧美批评理论的适用性受到质疑,而仅仅用它们来为自己的经典重建提供合法性,那么黑人文本在白人主流文学中的边缘化状态和他者性地位能有多大程度的改善就颇值得怀疑。实际上即便在解构和除魅盛行的今天,美国文学研究的对象很大程度上也并没有多大改变,处于解构和除魅中心的依然是些老面孔。脚本和唱法都变了,但角还是角,跑龙套的还是跑龙套的。正是因为认识到了阐释系统并非“普适的”、“非政治的”或“中立的”,盖茨指出应使用西方传统中的批评理论及方法,并将其“挪

① 转引自 Henry Louis Gates Jr., ed, *Black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y*. New York and London: Methuen, 1984, pp. 244—45.

② 转引自 Malcolm Bradbury and Signund Ro., eds. *Contemporary American Fiction*. London: Edward Arnold Publishers, 1987, p. 89.

③ Bernard W. Bell, *The Afro-American Novel and Its Tradition*. Amherst: U of Massachusetts P, 1989, p. xi.

④ Toni Morrison, *Playing in the Dark: Whiteness and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P, 1992, pp. 4--5.

⑤ Alice Walker, *In Search of Our Mother's Gardens*. San Diego, New York, London: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Publishers, 1983, p. 5.

⑥ Henry Louis Gates Jr., ed, *Black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y*. New York and London: Methuen, 1984, p. 3.

用来定义我们自己的……话语”。^① 盖茨建构黑人文学批评理论的努力是从考察泛非洲文化的阐释体系开始的,这里有必要简单交代一下盖茨对泛非洲神话所做的文化考古。

非洲土著文化与美洲的非洲文化碎片之间时空阻隔,并存在语言障碍。但是,盖茨却惊奇地发现在泛非洲文化之中始终存在埃苏这个恶作剧精灵的形象。在非洲,埃苏是约鲁巴人和芳族人神话中的恶作剧精灵,在口述传统中代代相传。在尼日利亚、贝宁、巴西、古巴、海地以及美国等地,埃苏形象有不同的名称,但盖茨通过细致的文化考古后认为,这些单个的恶作剧精灵实际上是一个大的统一形象的组成部分。盖茨将其统称为埃苏或埃苏-埃拉巴拉。盖茨指出,埃苏的这些变体雄辩地表明,在西非、南美、加勒比海以及美国的某些黑人文化之中,存在着一个完整的形而上学体系和象征模式。盖茨据此认为埃苏代表了一个植根于泛非洲土语传统之中的主旨或传统主题。埃苏连接或者说分割了人间和神界。一方面,它是天神的使者,向人类阐释天神的意志;另一方面,它又把人类的意愿转达给天神。埃苏阐释并传达的是神界的艾发占卜的文本。艾发是约鲁巴人的神圣文本,相当于欧美文化的《圣经》。艾发是神意的文本,埃苏是它的阐释者,但这并不是说埃苏仅仅被动地翻译已存在的信息。相反,它积极参与所有信息的建构。与艾发相比,在阐释过程中埃苏事实上有种优先权。显然,经由埃苏阐释的艾发信息是个开放的文本而不是闭合的作品,它是个动态的意义生成、发散、分延及颠覆的无止境过程。埃苏是文本与阐释之间的中介,因此它是文学批评家的土著的黑人隐喻,也是泛非洲黑人文化中阐释行为的原型性比喻。在芳族人和约鲁巴人文化中,埃苏拥有极大的权力。在盖茨看来,埃苏的权力就源于其阐释的多重性或多样性。作为艾发文本宇宙之中任意性游戏和不确定性的元素,埃苏总在不休止地置换意义,通过表意游戏将意义延宕。埃苏介于意图与意义之间,介于言说和理解之间。埃苏对艾发文本提供的阐释不仅没能解决艾发象征性话语的困惑,而且它还乐于将这些困惑加入到自己神秘的回答之中去。

把埃苏故事所代表的泛非洲文化的阐释学纳入到文学批评上来,我们发现泛非洲文化从上古起就懂得经过阐释者的解释而传达的文本意义根本就不可能是固定的。从黑人阐释学的源头上讲,我们意识到黑人传统历来都懂得以语言为媒介的文本根本不可能传达某种绝对意义的真理。盖茨发掘和揭示这个土著黑人阐释学原则达到了两个目的。第一,它证明文学批评理论并非欧美的专属领地,黑人传统有其自身的一套理论;第二个目的无疑更为迫切和直接,也就是

^① David H. Richter, ed, *The Critical Tradition: Classic Texts and Contemporary Trends*. 2nd ed. Boston: Bedford Books, 1998, p. 1587.

说,黑人传统从来都没有期待对某个文本依照社会环境对它做字面的理解。这样,欧美批评界针对黑人文本的功能说也就不攻自破了。

通过对埃苏的知识考古,盖茨建构起了泛非洲文化的黑人阐释传统,但盖茨对埃苏的关注是为他对意指的猴子的研究服务的。意指的猴子是埃苏在美国黑人俗界话语中的对等物。埃苏存在于整个泛非洲文化之中,而意指的猴子则是美国黑人文化所特有的。盖茨对意指的猴子的研究着眼于廓清美国黑人土语传统中原生的修辞策略。

在民间故事中,猴子、狮子和大象同住一片树林里,它们既是朋友,又是敌人。柔弱的猴子要周旋于狮子和大象之间显然并非易事,它只能凭借自己的小聪明维系三者之间微妙的平衡。有一天,猴子告诉狮子一些不利于后者的传言,据说它们共同的朋友大象把狮子的祖宗八代骂了个遍。自封为森林之王的狮子勃然大怒,找到了大象要它向自己道歉,但大象非但不道歉,反而将狮子暴揍了一通,因为在大象看来,狮子完全是无理取闹,自取其辱。那么问题出在了哪里呢?后来,反应迟钝的狮子慢慢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它将猴子的修辞语言做了字面的理解,错把玩笑当了真。于是它又返回来找猴子算账,却被猴子奚落了一番。盖茨认为,这类故事凸显了字面意义与修辞意义之间的关系。狮子之所以被猴子捉弄,就是因为它不懂得字面意义和修辞意义的区别,猴子的恶作剧之所以能够成功主要就依赖于狮子对修辞性语言理解上的谬误。猴子所使用的修辞是美国黑人土语传统中核心的语言使用策略——意指行为(Signifyin(g)),也正因为此盖茨称其为意指的猴子。

在欧美文化中,表意行为(signify)、能指(signifier)、所指(signified)、表意(signification)及符号这几个概念总是与索绪尔相联系的。但是盖茨指出,对这几个西方文学理论中至关重要的概念而言,在美国黑人土语传统中存在的同音同形异义词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了:意指行为(Signify)、意指者(Signifier)、被意指者(Signified)及意指(Signification)。美国黑人土语传统中的“意指”和标准英语语义体系中的“表意”之间有什么关系呢?用一句很有悖论性的话来说,它们之间一方面关系非常紧密,但同时又可以说毫无关系。在盖茨看来,这两个同音同形异义词之间的复杂关系浓缩地展现了非裔美国文化与美国白人文化之间深刻的冲突,这种冲突既有政治的向度,也有形而上学的向度。“表意”和“意指”征候性地体现了黑人美国语言圈和白人美国语言圈这两个平行的话语世界之间(政治的、语义的)冲突,它们是最细微同时也最深层的踪迹,标志着两个截然不同而又深刻地联系在一起的意义层次。盖茨认为“表意”和“意指”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差异”和德里达的“延异”之间的关系,简而言之,“意指”和“表意”体现了一种同一性中的差异性。盖茨把黑人能指的首字母写成大写,并将黑人

术语的 g 括了起来 (Signifyin(g)), 因为在他看来, 在视觉上被括起来或在听觉上被省掉的 g 是个(再)命名仪式中黑人差异性的踪迹。把黑人土语发音中被抹掉的 g 在视觉上体现出来, 这就像德里达的新词“延异”一样, 既可以避免混淆这两组独立的同音同形异义词, 也可以避免将它们错误地简化为同一。缺席的 g 是黑人差异性的一个象征。黑人“意指”是对白人“表意”的修正, 黑人的“意指”体系表明, 在白人话语宇宙之中存在着一个平行的, 但却被否定了的黑人话语宇宙。

在《意指的猴子》中, 盖茨专辟一节来定义“意指”, 但未能给出最终的定义, 这一概念的繁复性可见一斑。但这一点毋庸置疑: 意指是美国黑人话语所特有的, 而且是非裔美国人核心的修辞策略。意指能够表示很多意思: 含沙射影地说, 尖刻地抱怨, 用甜言蜜语哄骗, 用刺激性的语言嘲弄, 以及说谎等等。它还可以表示迂回地讨论某个主题而永不落在点上, 也可以指嘲笑某人, 或指用手势或眼神说话等等, 不一而足。在系统考证后盖茨认为, 在定义意指的时候, 大多数学者都没有给予意指中体现出来的语言游戏本身这个明显的元修辞结构以足够的重视。而作为一种修辞策略, 语言游戏才是意指的主旨所在, 而不是被很多学者不断强调的黑人的语言攻击性。据此我们发现, 意指行为包括所有被悬置在拉康或索绪尔的纵聚合轴上的语言游戏、修辞替代及随意联想等等。它们被悬置起来是因为它们破坏了横向组合的连贯的表意链。随意性联想与横向组合的连贯性之间的关系同弗洛伊德的无意识与意识之间的关系类似。关于无意识、语言及他者的关系, 拉康有两个著名的论断: 1. 无意识结构与语言结构类似。^① 也就是说, 无意识并非一堆纷繁无头绪的驱动力集合, 而是一个言说体系, 通过它, 被压制的东西得以以某种置换的形态出现。因此无意识的表达形式, 比如像梦, 都是一个表意链的显现过程。2. 无意识是他者的话语。^② 对拉康而言, 无意识和“他者性”密不可分。在盖茨这儿, 作为白人“他者”的黑人显然就等同于被压制的无意识, 他们的言说就是通过“意指”这个黑人特有的修辞策略而表达出来的。黑人的意指行为存在于被悬置的聚合轴上, 在这个纵轴之上, 能指的物质性得到了凸显。白人世界的“表意”通过排斥无意识的联想而获得了秩序及连贯性, 黑人土语的“意指”则乐于容纳这些联想性的修辞及语义关系。在白人世界的“表意”体系中, 为了让能指与所指结合以生成某个特定的意义, 能指从它的整体语境之中所携带的联想意义必须被去除或压制。为了意义的连贯性而被

① Frank Lentricchia and Thomas McLaughlin, eds. *Critical Terms for Literary Study*. Chicago and London: U of Chicago P, 1990, p. 28.

② Ibid., p. 158.

排除在外的众多元素都在意指过程中得到了彰显。意指是为了黑人的目的而对某个语词或言说所做的反殖民行为,这是通过在一个拥有并保留自身语义向度的语词中嵌入某种新的语义向度来完成的。盖茨关于“意指”和“表意”之间的关系的看法显然是巴赫金式观点,而质疑了索绪尔的看法,因为索绪尔认为,对使用某个能指的语言族群而言,能指是固定的、不自由的,由语言所选择的能指不能由任何其他的能指来代替。而且他认为语言使用族群甚至连一个单词都控制不了,大众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发言权,他们完全被束缚在了现存的语言之中。但在盖茨看来,“表意”和“意指”的共存表明,在多族裔社会中,大众实际上可以有目的地使用武断替代,通过排挤某个能指的所指内容而造成这一能指的断裂。与很多玩笑都是更多地依赖声音而不是意义一样,意指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将注意力从语义层面导向了修辞。这个重新确立的向度非常重要,因为它将语词被压制的意义释放了出来。“意指”无疑是对“表意”的重复及修正,而盖茨一直都在强调,带有差异性的重复,或者说修正,从来都是美国黑人艺术的显著特征,这一点在爵士乐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盖茨不无揶揄地指出,爵士乐“不过”是种重复及修正,然而正是在这个重复与修正过程之中,艺术家的天才展现了出来,具体表现在对能指的再构和重排上。

黑人的意指性差异(Signifyin(g) difference)非常重要。首先,对黑人艺术家而言,重复从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机械过程;相反,成熟的美国黑人艺术的伟大成就往往就在于带有意指性差异的重复。盖茨指出,黑人传统的原创性强调的是重复和差异,强调对能指链的凸显,而不是对某个新颖内容的模仿性表现。但可惜,美国黑人文学的批评家却往往把注意力放在了所指上,这种批评方法同内在于意指行为之中的批评原则背道而驰。其次,意指也指向了美国黑人文本的互文性。因种种原因,以小说家为代表的美国黑人艺术家往往不愿承认自己的民族传统。盖茨通过对意指的考察而明确地表明,在白人传统之外还存在一个独特的黑人文学传统。不管承认与否,美国黑人艺术家历来都在意指他们传统中的前辈文本,重复延续了传统,而修正为传统注入了活力。

《意指的猴子》的第二部分名为《阅读传统》,盖茨用自己的意指理论阅读了黑人文学传统,体现了意指理论强大的阐释力。盖茨认为,非裔美国文学传统滥觞于黑奴文学,构成黑人文学传统的主要的动力机制并不是共同的经历,也不是对这一经历共同的认识,而在于黑人传统中作家对其他黑人文本的阅读,从而形成了一种连贯的表达模式,并在文本之间产生了奇特的延续性。在第4章《说话书本转义》中,通过对发表于1815年之前的格罗涅索、马伦特、库戈阿诺、伊奎阿诺以及杰等五人的奴隶叙事的研究,盖茨发现了反复出现的说话书本转义,这是黑人传统中第一个被重复被修正的转义。格罗涅索描述了西方文本在黑人面前

的沉默。年轻的格罗涅索看到书本与自己的白人主人对话,但对他却是沉默的。在他看来,白人文本在面对他时的沉默只能用因为他是黑人这一理由来解释。这样,格罗涅索就在沉默诅咒和黑色诅咒(黑色代表罪愆和堕落)之间建立起了文化上的联系。格罗涅索在花甲之年出版了自传,旨在到西方文本那里寻求承认。但正如盖茨所指出的,在自传出版时格罗涅索的脸实际上早已不是当年被白人文本用沉默来排斥的那张非洲人的脸了。经过白人文化的洗礼,格罗涅索的脸在隐喻意义上已经褪去了往昔的黑色。格罗涅索后来掌握了标识文明的阅读与写作艺术,并通过它们而改造了自己的肤色,因此可以说格罗涅索的文本在深层预设了文本的白色性(whiteness),因为黑色在文本面前是无形的,是缺席和无声的。在格罗涅索的文本中存在黑色与文本沉默之间的对应,而马伦特对说话书本转义的处理与格罗涅索截然不同。在马伦特的文本中,当马伦特被印第安彻罗基部落俘虏以后,马伦特这名黑人凭借自己的言说能力而神奇地避免了惩罚。如果说在格罗涅索的转义之中,声音预设了一张白人的脸或者是被白人同化了的一张脸,那么在马伦特的文本中,声音则预设了一张黑人的脸。盖茨所关注的是马伦特对格罗涅索文本中说话书本转义所做的修正,如果我们把马伦特所做的修正做一个政治解读,就会发现这个黑人在和印第安人的关系中完全复制了在格罗涅索文本中白人和黑人的关系。在盖茨看来,马伦特对格罗涅索文本的修正开启了英语文学的黑人传统,不是因为他是第一位作者,而是因为他是黑人传统中的第一个修正者。库戈阿诺在黑人叙述中第一个把读写能力与自由联系了起来。在他的文本中内嵌的一个文本凸显了说话书本转义,这个文本中的文本叙述了西班牙征服者皮萨罗对印加王阿塔瓦尔帕的坑蒙拐骗和屠杀。面对印加王对殖民行为的质疑和反抗,西班牙征服者搬出了《圣经》和祈祷书来为自己的殖民行为提供合法性。库戈阿诺把西班牙人用神圣文本为自己的肮脏行为辩护的做法叙述成了一个有关邪恶的寓言,其中既有殖民化的邪恶,也有肆意歪曲《圣经》阐释的邪恶。库戈阿诺故事中套故事的结构突出了这样一个事实:也即说话书本是个转义,是个文学陈规,而不是叙述者从奴役到救赎的道路上所遭遇的离奇经历。换句话说,库戈阿诺把注意力导向了转义本身的象征本质,对说话书本转义的强调把注意力引向了作者的修辞策略。同时,库戈阿诺文本中阿塔瓦尔帕故事的来源不是黑人前辈,而是白人文本,因此可以说,在盎格鲁-非洲传统之中,黑人文本从一开始就已经是“黑白混血”文本,有双重文学传统。伊奎阿诺的叙事表现了一个成长故事,表现了一个黑人自我的发展历程,因此被认为是19世纪奴隶叙事的原型。约翰·杰对说话书本转义做了字面化处理,在杰的叙事中,说话书本转义象征了一个差异,在西方文化中这种差异一直存在于奴隶/自由人、非洲人/欧洲人,以及非基督徒/基督徒之间。杰通过自己

的修正表明,在奴隶生活中,真正的自由依赖于对西方学识的掌握。说话书本转义之所以非常重要,正是因为读写能力是标识西方文化统治的转义,它代表自15世纪以来西方文化对它所“发现”、殖民以及奴役的有色人种的统治。简而言之,格罗涅索、马伦特、伊奎阿诺、库戈阿诺与杰等人的作品是一种批判,质疑了欧美人在自己所虚构的存在的大链条上给黑人所划定的低劣位置。显然,这些黑人作家的书写在盎格鲁-非洲传统中做出了第一个政治姿态,并催生了黑人文学传统。

盖茨在第5、6、7章对赫斯顿、里德和沃克的阅读均围绕着黑人主体追寻声音这样一个共同的主题。第5章研究了《他们眼望上苍》中赫斯顿对自由间接话语的使用;第6章解释了作为深层修辞策略的声音双重化,盖茨认为里德通过这种策略用一个意指性重复批判与修正了黑人小说传统;在第7章对《紫颜色》的研究中,盖茨认为沃克重写了赫斯顿的言说者策略。

盖茨认为赫斯顿在《他们眼望上苍》中创造了黑人传统中第一部“言说者文本”(speakerly text)。“言说者文本”是盖茨发明的术语,指的是这样一种文本:其修辞策略旨在表现一个口语文学传统,旨在模仿言语中的语音、语法以及语汇模式,从而造成一种口语叙述的幻觉。《上苍》中叙述模式的两个极端分别是第三人称叙述评论与用直接引语表现的人物话语。赫斯顿的创新在于她把自由间接话语引入了非裔美国文学叙述:叙述评论刚开始是标准英语用词,而人物的话则往往通过引号与黑人措辞而被彰显了出来;但是随着主人公接近自我意识,文本不仅使用了自由间接话语来表现她的发展,而且黑人人物话语的措辞也逐渐影响了叙述评论声音的用词。言说者文本有种悖论和反讽:这是种有方言特色的措辞,其反讽性在于它并不是在重复什么人所说的语言;事实上,它永远也不可能被言说。自由间接话语中没有说话人,它是文学语言,本应在文本中阅读。但另一方面,言说者性质的措辞显然是以口语为基础的。简而言之,通过使用自由间接话语,《上苍》化解了标准英语和黑人方言之间的张力。同理,这种叙述技巧也表明,模仿(mimesis)与叙述(diegesis)之间传统的对立也是一种虚假的对立。

里德在自己的文本中通过采用晦涩费解的混搭艺术而批判了非裔美国唯心主义。这种唯心主义认为存在一个超验的黑人主体,认为这一主体是个整体,是个自己自足、“总是已然”的黑色所指,就正如从一眼黑黢黢的深井中汲上来的水一样,可以在既定的西方形式中用于文学表现。里德认为黑人前辈的修辞策略是想通过种种复杂的策略去表现黑人经历这个超验的所指,而在他看来,对任何特定所指的形态产生影响并准确地描述该所指的东西正是能指。因此他对前辈黑人作家的叙述策略进行了戏仿,并剥去了其堂皇的外衣。盖茨指出, *Invisi-*

ble Man(《无形人》)这一书名意指了赖特的 *Native Son*(《土生子》)和 *Black Boy*(《黑孩子》)这两个书名中所包含的黑人在场,而里德的 *Mumbo-Jumbo*(《芒博琼博》)则干脆意指了英语语言对黑人语言本身的定位,从而同时戏仿了《土生子》、《黑孩子》和《无形人》这三个小说名,因为在权威的英语词典中,“芒博琼博”往往被解释为出处不详,意思接近“胡言乱语”。具体而言,赖特的 *Native Son* 和 *Black Boy* 中暗含着自我和在场,尽管是“son”,尽管是“boy”,但毕竟代表了一种存在,后来埃利森用“invisible”的书名抹去了黑人的在场,里德则干脆用“mumbo-jumbo”这个白人世界中“胡言乱语”的同义词而从根本上消除了黑人主体存在的可能性,将黑人主体变成了一个无法言说也无法表现的虚构。《芒博琼博》是后现代主义作品,它对黑人文学中有关黑人主体性的想象及其形而上学含义做了严厉的批判,同时彰显了意义的不确定性、多重性以及能指自身的游戏。

在对《紫颜色》的阅读中,盖茨重点探讨了沃克在对西丽故事的讲述中对赫斯顿充满敬意的意指。赫斯顿在《上苍》中使用了自由间接话语,给这一书写声音戴上了言说者声音的假面。《紫颜色》中西丽的声音则相反,它是个通过方言呈现出来的言说声音或者说模仿声音,但却被标记成了一个书写声音,是一个戴着叙述声音假面的模仿声音,但同时也是个戴着模仿声音假面的叙述声音。《紫颜色》中的西丽用和《上苍》中珍妮的语言类似的措辞水平与典型用语书写自己的故事,然而,西丽与珍妮截然相反,她从未言说过,而是在书写自己的言说声音。在盖茨看来,这个意指策略把《紫颜色》放在了《上苍》的嫡系传人的位置上:两个文本以及两位作家之间的文学联结在非裔美国传统中是个破天荒的行为。沃克在《紫颜色》中对赫斯顿叙述策略的重写体现了一种文学上认祖归宗的作法,这在黑人文学史上非常鲜见,因为黑人作家往往会把他们的源头追溯到白人男性那里去。

通过挖掘并揭示内在于黑人传统之中的黑人阐释学及修辞策略,盖茨旨在颠覆美国黑人文学批评中迷恋于所指的批评方法,而要把注意力导向对能指的关注,导向对黑人作家修辞技巧的关注。盖茨对黑人经历与黑色性等传统概念怀有深深的戒心,在另一本黑人文学理论著作《黑色的象征:词语、符号与“种族”自我》(1987)中,盖茨对同为黑人文学理论家的史蒂芬·亨德森、小休斯敦·A. 贝克与小艾迪生·盖尔等人提出了批评,认为他们依然没能摆脱本质主义的窠臼。当然,正如任何理论一样,盖茨的论述中也存在盲点和误区。比如在盖茨看来,美国黑人文学传统源于一种形式上的延续,源于黑人作家内部的互文性。他从根本上排斥黑人经历和黑色性等概念,认为它们不过是黑人民族主义话语所炮制的虚构。就拿他对说话书本转义的论述来说,他认为五名黑人作家

中有人是把它作为一种文学陈规,而不是自身的经历而包括在了文本之中。但问题在于,固然黑人文学的创作者与一切创作者一样,都并不直接以文学的形式来图解自己的政治立场和观点,但反过来,如果把黑人作家的写作传统仅仅看成是技巧性操作,而没有任何的现实关联性,这种解释不仅难以令人信服,而且明显是对黑人文学创作的浅薄化。盖茨自己在对黑人文学传统的解释当中,也不可避免地会回到非洲人后裔在新大陆白人文化中所面临的生存困境上去,这样就陷入了自我矛盾。另外,盖茨的理论建构受解构主义影响颇深,在论述过程中有时会沉迷于文字游戏,似乎笃信一切皆有可能。其结果是有些论证显得局促生硬,甚至有野狐禅的嫌疑。

译者不揣孤陋的这篇述评挂一漏万,要真正理解盖茨的贡献以及缺憾,最佳途径无疑是阅读盖茨本人的论述。

译者

